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三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

齊侯昭卒

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

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弗地曰入八月

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

宋

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耻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疏

注傳言至

兵故正義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爲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其下始云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爲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耻不得志以微者告也若然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獻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歟故略稱人則以彼二解義亦得通仇傳有子玉在宋之文故據子玉解之所以引通其義也初圍宋在此年冬楚子入居于申乃是明年三月圍至明年不克始是不得志耳非是初圍之時爲不得志也杜意當以此爲明年始告告以今冬圍耳下旬即有公會諸侯于宋楚未來告而公得往會之者公傳聞即往非待告也其書圍宋之事

必待專使來告傳聞行言不得書也然若成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無戰敗之事杜云時公在師復不須告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即如彼言公見其事不復須告此時公會諸侯于宋即是親見宋圍何以不即書之而云待楚告者案檢上下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云云伐鄭傳稱鄭人行成下言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杜云二盟不書不告二十五年公會晉侯云云于夷儀傳稱伐齊齊人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杜云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二十六年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濶淵晉人執甯喜以歸杜云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此三事者公雖在會不告不書所言不須告者皆謂公親行其事麻隧公親在戰故云不復須告此時公往與盟不與圍宋故圍宋之事必待告乃書既以微者來告指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爲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

十有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

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

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疏

注諸侯至宋地

正義曰陳蔡鄭許皆是

公子遂如楚乞師始與之通和好魯非楚之屬國圍宋之事公不與謀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非是楚來召公公自往會之非後期也言此者文七年扈之盟爲公後期不序其國而摠曰諸侯此亦摠曰諸侯有後期之嫌故明之非爲後期而摠稱諸侯即上圍宋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常例也圍稱楚人以微者告魯此與諸侯盟會必是楚子親之不復別言楚子者上已歷序諸侯遂令楚子當楚人之處即從摠文故不復曲序之也凡盟會以國爲地者必國主與其盟會此時宋方見圍無嫌與盟故直以宋地也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

子

祀先代之後而追於東夷風俗雜壤言語衣服有殊而夷故祀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

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公卑祀祀不共也

祀用夷禮故賤之

夏

齊孝公卒有齊怨

前年齊再伐魯

不廢喪紀禮也

弔贈之數不有廢

疏

不廢喪紀之禁今庖人掌喪紀之庶羞樂記曰喪麻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掌喪紀

哭泣所以節喪紀也言喪紀者多矣喪紀者喪事之摠名諸侯相於唯有弔贈故注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秋

入祀責無禮也

責不共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

治兵於睽

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

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

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子玉復治兵於

薦

子玉爲今尹故薦楚邑

終日而畢韞七人貫三人耳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

賀子玉

薦賈尚

幼後至不賀

薦賈伯贏孫叔敖之父幼少也

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日以靖國也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

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疏

貫三人耳正義曰耳

助句也 國老皆賀 正義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

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

也 子之至國也 正義曰二十三年子玉伐陳城頓而

還子文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

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恐子玉矜功

爲亂故授令尹莫以靖國家此舉其前言以非之 過三

至入矣 正義曰若使爲帥過 冬楚子及諸侯圍

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 公孫固宋 先軫曰

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莊公孫 先軫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先軫晉下

軫也報宋 疏 注先軫至之施 正義曰劉炫云下蒐于

贈馬之施 披廩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

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大欲救宋即蒐披廩先軫此語與

蒐相近不知未蒐之前先軫身作何官故以蒐後下軍之

佐明之然先軫後年亦爲中軍帥不云中軍
帥者相去既遠又隔下軍之佐故杜不言之
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

之則齊宋免矣
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偏齊於是乎蒐于

被廬
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今作三軍
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

復大國謀元帥
中軍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斯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疏
謀元帥 正義

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爲
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爲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

軍公將上軍

說禮至本也

正義曰說謂愛樂之躬謂

厚重之詩之大旨勸善懲惡書之爲訓尊賢伐罪奉上以

道禁民爲非之謂義詩書義之府藏也禮者謙卑恭謹行

歸於禮樂者欣喜歡娛事合於愛揆度於內舉措得中之

謂德禮樂者德之法則也心說禮樂志重詩書遵禮樂以

布德習詩書以行義有德有義利民之本也晉語云文公

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好先

王之法者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躬篤不忘

百姓請使郤

穀公從之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

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

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

也

君其試之

疏

夏書至試之正義曰夏書言用

臣之法賦取也取人納用以其言

察其言觀其志也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能也而

賜之車服以報其庸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賜之古人之

法如此君其試用之

注尚書至功也

正義曰此古文

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

至胤征凡二十篇摠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

大禹謨以下皆為夏書也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

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賦稅者取受之義故

為取也庸功釋詁文彛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文彛略同此引

夏書非彛典也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

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狐毛偃命

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欒枝貞子也

樂賓之孫

使欒

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驪牟為

右

荀林父中行栢子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之

二十四年入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無義

則苟

疏

注狐毛偃之兄 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開命

正義曰晉語偃辭曰毛之知

無義則苟生

正義曰未知君臣之義不作

於是乎出

長父之圖苟且為生以過朝夕是未安其居

於是乎出

定襄王

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宣明也未

明於見

疏

入務至生矣 正義曰利民之事非止一途

晉語說文公為政云棄貴薄歛施舍分災救

乏振滯斤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寬農務稽勸分省用足

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懷生者謂有懷

義之心不復苟且剽炆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注未

明於見用之信

正義曰信是人之所用若未伐原示信

民未明於信是人用故傳云未宜其用云見用者言信見爲人所用

於是乎伐原以

示之信

伐原在二十五年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不詳以求

多明徵其辭

重言信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

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蒐順少長

作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主爵秩之官

民聽不

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謂明年戰城濮

疏

文之教也正義曰論語云上

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今晉侯以義信禮教民然後用之是文德之

教也明年傳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
攻注云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謂此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者曹
衛兩來告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
大夫子叢

也內殺大夫皆善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
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

顯書

誣

注公子至其罪

正義曰

經言買傳言叢黃名

其罪

誣

買字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周禮司刺掌三刺

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羣吏三
刺曰訊萬民鄭立去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內

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善刺者若云用彼三
刺之法言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以示不枉濫

也此三刺之法位在外朝庫門之外庫門之內故小司寇
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於此訊之也。魯史獨設此名，所以異於外也。公羊以爲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以爲諸侯不得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小異於此。公實畏晉殺子叢，以說晉言成衛者，叢之所爲又歸罪於叢，言不終成事故殺之，恐不爲遠近所信，故顯書子叢之罪也。然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成，謂晉云叢欲成衛，今經之所書，書請楚之辭，不書謂晉之辭者，以魯先與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顯書不卒成之罪，以告屬楚諸侯，心實畏晉，未敢宣露，故經不書告晉之辭。蘇云公子買不卒成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成衛，今不使終其成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爲楚成衛，其買不終成，事是以殺之。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

曲曰執曹伯界宋人

界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發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講

而不

疏

注界與也

正義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界者何？與也。其言以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

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傳曰界與也其
曰又何也不以晉侯界宋公也注云界上與下之辭故不
以侯界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則田亦稱
人非爲斷獄故稱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界
名何以名之爲界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
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
當以人爲衆辭舉國而稱之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

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

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疏注

公至敗績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齊宋秦皆文

稱師則將非尊者傳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于城

濮及其交戰唯言晉師陳于莘此說晉之將帥與楚相敵

都不言齊宋公卿知其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沈

氏云定四年戰于柏舉傳稱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今宋齊秦屬晉而書之者彼柏舉之戰唐師并屬吳蔡與之同陳故不書此齊宋師等雖屬晉猶異陳故得書之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略故史不得書之劉炫規過以爲晉人告略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爲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取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劉以爲晉人來告而規杜氏非也

楚殺其大

夫得臣

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衛侯出奔楚五月

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款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

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
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

注踐土至有誤正義曰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

不書子虎知子虎臨盟不與歆定四年傳稱踐土之盟其

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

官期其次與會不同者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及其盟

也王臣臨之異姓為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

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弘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

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於盟如彼

傳丈則踐土召陵二盟衛者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會

皆蔡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土載書

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

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衛上時國次也

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會異文

之意也如釋例之言王官之宰臨盟乃以異姓為後則二

十九年翟泉之盟王子虎在焉宣七年黑壤之盟王叔桓

公臨之彼二盟亦當異姓爲後與會異次也八年洗之盟
王人在列杜指王官之宰則卑者未必能別同姓異姓若
無王官之伯則以大小爲序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
先是其餘雜盟不先同姓之文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
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
男叔武是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攝位受盟舊無正
禮其班位高下出於主會之意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
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

陳侯如會

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
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疏

陳侯如會
正義曰沈

氏云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
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

公

朝于王所

無傳王在踐土非
京師故曰王所

疏

注王在至王所
正義曰穀梁傳曰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
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爲不言天

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公召王來踐土左傳於此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則以王意自往非晉召之不同公羊說也

六月衛侯鄭自

楚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焉

文例在成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

賢文奔例

疏

注元咺至十年

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

在宣十年出奔衛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傳言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出故書以官貴之也然書官及氏爲貴則書名不是賢文以元咺訴君於晉所訴雖直令君陷罪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書其名從本文也

陳侯款卒

無傳凡四同盟

疏

注凡四同盟正義曰款以十三年即位十五年盟于杜丘十九年于齊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

魯陳俱在是
四同盟也

秋杞伯姬來

無傳莊公女
歸寧曰來

公子遂

如齊

無傳
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陳共公稱子先君
未葬例在九年宋

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
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疏

注陳共至貶也

正義曰陳侯款經不書葬正以稱子知
其先君未葬也宋襄稱子九年蔡丘會也陳共公稱子此

會也陳懷公稱子定四年召陵會也其班次上下傳無義
例故疑主會所次非褒貶也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

侯蔡侯伐鄭杜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二十九
年翟泉之盟秦人在陳蔡之下傳歷序諸侯之卿而有秦

小子愁杜云秦小子愁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
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

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

非後至者杜以後至爲說亦無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
先定今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成有後至之譏故取以爲
說耳未成君者例無定式不知所由故言蓋爲疑辭疑主
會之意亦未必不由後至而降之禮雜記云君薨天子號
稱子待猶君也然則待之如君在本班
者爲得禮也降其班者出自主會之意
陽 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爲
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 壬申公朝

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
日而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
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疏

晉人
至京

師 正義曰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彼不言之
此言之者公羊傳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

也左氏無此義
正是史異辭耳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
真衛

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

諸侯遂圍許

會濕諸侯

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

也許此再會不至

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感侯懼之言而復曹伯

故因會共伐之

故從國

遂會諸侯圍許

疏

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法音感至

義曰侯孺愛君以請此曹伯從國逆之例成十六年曹人再請於晉乃釋成公而云曹伯歸自京師從外納之文者

彼國人請君自是恒事此侯孺實莖史致其誠心晉

侯感其言而特釋之所以顯侯孺故從國逆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曹在

衛東

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

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

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五鹿衛地

二月晉郤

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先軫

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晉侯齊侯盟于欽孟

孟欽

衛地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

牛 襄牛衛地 公子買戍衛 晉伐衛衛楚之昏姻 楚人

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 召子叢而殺之

以謝 謂楚人不卒戍也 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

楚救衛下經在上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攻曹城門 曹

人尸諸城上

磔晉死人於城上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

謀曰稱舍於墓

輿衆也舍墓爲將發冢

師遷焉曹人

兇懼

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

疏

與人至於墓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其云誦

正義曰此謀字

者皆謂如詩賦此稱舍於墓直是計謀之言不得爲誦今定本作謀

爲其所得者棺

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且曰獻狀

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令無入僖負

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

報殮壁之施

魏讎牛顛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二子各有從亡之勞

疏

勞之至何有

正義曰二子有從行之勞未得厚賞故言勞苦之大不嘗圖謀其報此小惠於何有義恨公忘己而

念彼

也 燕僖負羈氏

燕燒也

魏犇傷於曾公欲

殺之而愛其材

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魏犇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疏

正義曰詩稱魚

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身向上之名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踴躍二事勢相類也

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勦也

注距躍不勦也

正義曰詩稱魚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疏

正義曰詩稱魚

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身向上之名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踴躍二事勢相類也

說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為越
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為言則謂向上
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為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已以傷
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言百猶勦亦不
知勦何所謂蓋復訓勦為

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舟之

僑故說臣閔二年奔晉
以代魏犇為先歸張本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

門尹般
宋大夫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與

絕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未肯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宋救於
齊秦

藉

之告楚

假借齊秦
使為宋請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

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不許齊
秦之請 袁

賂怒頑能無戰乎

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
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

入居于申

申在方城
內故曰入

使申叔去穀

二十六年
申叔成穀

使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而果得晉國

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
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

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

獻公之子九人唯文
公在故曰天假之年

而除其害

除惠
懷呂

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

無求過分
軍志兵書

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謂今與晉遇
當用此三志

統

軍志至謂
矣正義

曰允當則歸謂信當分理則須歸還無求過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之難則須退避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敵彊不須與競也此三志者與晉相遇之謂矣劉炫云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收斂言前人與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競言前人彊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彊揆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彊於己也

子玉使伯欒請戰

伯欒子越椒也

伯比之孫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護

慝之口

間執猶塞也。謾慝若薦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

王怒少與之

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楚

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官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疏

注楚子至益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欒武子說楚

事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有左右廣也。周禮車僕掌戎路之革廣車之革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蓋兵車之名名之爲廣因即以車表兵謂屬西廣之兵也。文元年商臣以官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爲卒知六卒六百人也。

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

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

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

不

可失矣

言可伐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

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

之謂諸侯何

言將為諸侯所怪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

攜之

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難也

執宛春以怒楚既戰

而後圖之

須勝負決乃定計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

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

在父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

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

報背惠食言以亢其餽

亢猶當也餽謂楚也

我曲楚直

其衆素飽不可謂老

直氣盈飽

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疏

先軫曰子與之正義曰以子犯言爲無理故先言子與之欲令子犯與子玉復衛封曹

既言此以荅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別爲之立計使私許復曹衛以攜之背惠食言正義曰釋詁云食

僞也孫炎云食言之僞尚書湯誓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孔安國云食盡其言僞不實也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

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通爲僞言

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注直氣盈飽正義曰素訓爲空忿怒之深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楚衆

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

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

國歸父崔夭齊大夫

也小子慈秦穆公
子也城濮衛地

楚師背鄩而舍

鄩丘陵
險阻名

晉侯

患之聽輿人之誦

恐衆畏險故
聽其歌誦

曰原田每每

舍其舊而新是謀

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
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

足念
舊惠

公疑焉

疑衆謂己
背舊謀新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晉國外河
而內山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

姬楚實盡之

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
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

思小惠

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搏

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也是以懼子犯曰

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句故得天楚

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
子犯審見事宜故據言以荅夢

疏

注鄴丘陵險阻名正義曰兵法右背

山陵前左水澤楚師背鄴而舍知其背丘陵也蓋所舍之處有丘陵名鄴其處有險阻也
注監唳也 正義曰監

之爲唳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唳女腦矣
子玉使鬬勃請

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

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

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

不獲

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煩闕勃令戒勅子王子西之屬

戒爾

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詰朝平旦

晉車七百

乘鞮鞞鞅鞞

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鞮在胷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言駕乘脩備

疏

注五萬至脩備正義曰說文云鞮著掖皮也鞞引軸也鞅頸皮也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爲解

也駢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胷者有在腹爲帶者有繫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傳唯舉四事文無所結舉其小事皆具言其駕乘脩備明諸事皆備也晉侯登有莘之虛

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

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

已

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

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子西闕宜申子上闕勃

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

潰

陳蔡屬楚右師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

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曳柴起塵詐為象走

楚

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公族

公所率之軍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

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三軍

唯中軍字是大崩

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及癸酉

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衡雍鄭地今榮

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

鄉役之三月

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

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

子人九行成于晉

子人氏九名

疏

鄭伯至而懼正義曰致其師者致

其鄭國之師許以佐楚也戰時雖無鄭師要本心佐楚故旣敗而懼注子人氏九名正義曰桓十四年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傳稱子人來盟杜云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
子人氏七年傳子華云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今子人九必是語之後也
杜譜以九為雜人謬矣
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

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疏

晉欒至衡雍正義曰此二

盟及上文晉侯齊侯盟于
斂孟皆不書者皆不告也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

百乘徒兵千

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

鄭伯傳王用平禮

也

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

宥

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

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以策書命晉侯為侯伯也周禮九命作

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
與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

賜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

大輅金輅戎輅戎
車二輅各有服

疏

注以策至寵晉
曰周語稱晉文公初立

正義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叔與賜文公命注國語者皆以
爲大宰文公即王子虎也今尹氏又在王子虎之上故以
爲皆卿士唯叔與是大夫或云皆大夫皆字妄耳九命者
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注大輅
至有服正義曰周禮巾車金路鉤鑿纓九就建大旂以
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金路以
封同姓知大輅是金輅也革路以即戎言戎輅戎車即周
禮之革路二輅各有服者周禮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
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
之服戎輅之服
當謂韋弁服也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彤未
弓旅

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
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秬鬯一卣秬黑黍也香
酒所以降神

名 卣器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

以綏四國糾逃王慝逃遠也有惡於
王者糾而遠之 疏注形
赤至

征伐 正義曰形赤故黑舊說皆然說文形從丹故從玄
是赤黑之別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以授射甲

車樞質者夾弓瘦弓以授射矜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者鄭玄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

受王弓矢之賜者考工記弓人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
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往體來體若一謂

之唐弓之屬然則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形箠是弓所漆之
色玉弧則合九而成規唐大合七而成規夾庾合五而成

規司弓矢又有八矢枉矢索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
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庠矢

諸散射鄭注約考工記云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
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
在後恒矢之屬軒輶中其枉殺矰恒弓所用絜緘第庫者
所用彼司弓矢既云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此天子賜
諸侯弓矢使用之以戰則彤矢茲矢當彼枉矢也但弓矢
相配彊弓用重矢弱弓用輕矢既唐弓大弓彊弱中其恒
矢軒輶亦中又司弓矢云恒矢庫矢用諸散射鄭玄云散
射謂禮射及習射也此賜弓矢則禮樂之事彤矢茲矢或
當恒矢也茲弓矢千具於彤而略於茲準之則矢千弓千
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注拒黑至器名
正義曰拒黑黍釋草文李巡云黑黍一名拒黍周禮鬯之
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拒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
也鬯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鬯鬯以實彝而陳之禮
祭祀必先裸是用之以降神也釋器云彝卣壘器也李巡
曰卣鬯之罇也孫炎曰罇彝爲上壘爲下卣居中也詩江
漢篇述宣王賜召穆公云拒鬯一卣告于文人鄭箋云賜

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貞其祭則陳之於彛也 虎賁三百 正義曰國語云天子有虎賁

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周禮司馬之屬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注遯遠至遠之 正義曰遯遠釋詁文糾者繩治之名有

惡於王者當繩治之而使遠於王也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稽首首至地 丕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衛侯

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自襄牛出 使元咺

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稱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

侯于王庭

踐土宮之庭書
踐土別於京師

要言曰皆弊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無克祚國

弊助也渝變也殛誅也
俾使也隊墮也克能也

及而玄孫無

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合義

謂晉自於是

役也能以德攻

以文德教民
而後用之

疏

注獎助至能也
正義曰勸弊者佐

助之意故為助
也餘皆釋言文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

服也

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王之別名次
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疏

注弁以至
如星正

義曰禮稱皮弁明其用皮也知以鹿子皮者相傳為然至
今仍用之詩毛傳六瓊王之美者則瓊亦玉也選美者飾

弁以惡者飾纓耳周禮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鄭
玄云會縫中也璫讀如璫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
采王以為飾謂之綦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
等為之鄭玄云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
夫璫飾二是諸侯之臣其皮弁得以玉為飾也弁師又云
王五采諸侯三采鄭玄云王璫飾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
男五卿大夫皆二采璫飾各如其命數鄭又云三采朱白
蒼二采朱綠其纓之飾則無以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末耳
詩云會弁如星衛風淇奥篇也鄭箋云會謂
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璫璫而處狀似星也

先戰夢

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孟諸
宋麋

澤水草之

弗致也

疏

注孟諸至曰麋 正義曰釋
地云十數宋有五諸郭璞云

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
曰望諸禹貢豫州導滄澤被孟諸明皆是一物而字改易

耳釋才云水草交為涓李廵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涓古字皆得通用故此作廉耳

大心與子

西使榮黃諫

大心子王之子子西子王之族子弗王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

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

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

濟師

疏

注因神至之理

正義曰劉炫云神道冥昧與

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已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遂神心入謂神必不助則衆意皆沮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茲一舉猶尚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競勸故云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禪慮請用瓊玉燬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

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此也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

神敗令尹今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盡心盡力無所愛惜

勤為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

之老何

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釘以見其父老

子西孫伯曰得

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

孫伯與大心子

王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

及連穀而死

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縊

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燧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

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

晉侯聞之而後

喜可知也

喜見於顏色

曰莫余毒也已為呂

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言其自守無大志

或

訐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

公使殺之

角元咺子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夷

六月晉人復衛侯

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

甯武子

與衛人盟于宛濮

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曰天

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不和也

今天誘其衷

衷中也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牛曰牧馬曰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

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以

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

傳言叔武之賢衛侯所以書復歸

衛侯先期入

不

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

入

長牂衛大夫甯子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

公子歆犬華仲前驅

衛侯遂驅奄韝子
未備二了衛大夫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

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

而哭之

公以叔武
尸枕其股

歛犬走出

手射叔
武故

公使殺之

元咺出奔晉

元咺以衛侯驅入殺
叔武故至晉愬之

城濮之戰晉

中軍風于澤

牛馬因風而
走皆失之

亡大旆之左旃

大旆

旗名繫旄曰
旆通帛曰旂

疏

注夷器
注牛馬至失之

正義曰證法安民好靖曰夷
正義曰劉炫規過以

為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今刑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唯亡左旃罪未至重何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於事尤重故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旃又失牛馬為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

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旂故知風于澤者為別失馬牛又於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旂故杜云

掌此二事而不脩理劉以為不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

注大旆至曰旂 正義曰釋天云纒廣充幅長尋曰旂纒

旂曰旆則旆是旗之尾也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為旗名上云狐毛設二旆而退之亦此類也通

帛為纒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釋天云因章曰旂孫炎曰因其繒色以為旗章不畫之

是也謂之左旂蓋是左軍所建者此亦於事難明不可強說 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為

奸軍 今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

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

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蔣之孫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仁樂也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徵會討

貳

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温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

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

賞刑之謂也

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冬會于温

討不服也

詩衛

說

注愷樂也

正義曰大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

先愷樂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兵樂曰愷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取示喜也衛侯

與元咺訟

爭駁叔武事

審武子為輔鉞莊子為坐

士榮爲大士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鐵

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

罪先驗吏

疏

注大士至之義正義曰周禮獄官多以士爲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者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小司寇職文也鄭玄云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凡斷獄訟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云不躬坐也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鄭玄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對文則小別散則可以通獄訟皆爭罪之事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鐵莊子代衛侯爲坐獄之主審子爲輔輔莊子也以審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也所引傳曰在襄十年

衛侯不勝

三子辭屈

殺士榮則鉞莊子謂甯俞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宣諸深室

深室別爲囚室

甯子職納橐餽焉

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之

橐餽糜也言其忠主所慮者深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瑕衛公子適也

疏

注甯俞至者深慮君飢渴且防酖毒也詩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橐

正義曰甯俞親以衣食爲己職者

橐所以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爲之筐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是也釋言曰餽餽也需糜也郭璞曰餽糜也

孫炎曰需糜糜也然則糜之與需稠淖之異名耳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

侯見且使王狩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倫王出狩

因得盡羣臣之禮

皆諂而不正之事仲丘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使若天

以失地故書河陽實

疏

注晉侯至之事正義曰晉侯本

以屬晉非王狩地

意止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

天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親觀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以有篡奪之謀恐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放自嫌疆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温温去京師路近因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諂而不正之事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也朝也爲天王諱也是使王狩之意也公羊以爲踐土與皆晉侯召王何休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就故

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土法案溫去京師路無百里晉侯已能致之於溫何故不能致之於洛何休妄造其辭事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疆大不敢朝周耳注使若至狩地正義曰此傳稱仲虺之語即云書曰明是仲虺新意非舊文也杜以書曰爲仲虺新意亦以此而知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虺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釋例曰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其封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且明德也義在隱其召君之闕是說改史之意也計天王之狩失地不書因此實非王地借之以改舊史若譏王狩然實不譏王也穀梁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河陽與溫止是一地天子來就諸侯假辭以稱狩耳左氏無

此義但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溫狩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蘇氏云明晉侯之德沒其召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便是襄諸侯貶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實貶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沒不書於義爲可必書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沒其文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出狩諸侯往朝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微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治之罪皆遠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注隱其至明之正義曰晉侯所以召王志在尊

疏

崇天子故改舊史隱其召君之闕以明晉侯之功

德功德謂尊事天子是也丘明爲傳所以寫仲尼之意凡所改易皆是仲尼而於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治之罪此三事特稱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書實事晉侯召王使狩而作自狩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弑君稱君君無道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似君無過也大夫無罪見殺不書其名泄治忠諫而被殺書名乃罪合死也此三事皆遠凡與

皆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恐人不信
演聖言以爲證故特稱仲丘以明之

壬申公朝于王

所

執衛侯經在朝王下
傳在上者告執晚

疏

壬申公朝于王所 正義
曰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

文此虛舉經者終上晉
侯召王以諸侯見之事

丁丑諸侯圍許

十月十五
日有日無

月 晉侯有疾曹伯之醫侯孺貨筮史

賢掌
通內

外者史
晉史

使曰以曹爲解

以滅曹
爲解故

齊桓公爲會

而封異姓

封邢
衛

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

振鐸文之昭也

叔振鐸曹始封
君文王之子

先君唐叔武之

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

命

私許復
青衛

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

非刑也

衛已
復故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

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

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

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晉置上中
下三軍今

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
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也在
城陽黔陬縣葛

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
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

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

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

疏

注翟泉至稱人

正義曰傳曰

侯唯言諸侯之卿會魯君罪耳不言罪魯侯與子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被爲趙武敵公與之稱人而文不沒公此沒公不書明公別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云公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黑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公卿皆不與諸侯共盟則知諸侯不合盟王臣王臣不合與於盟今王子虎亦貶稱人知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故沒公不書也王子虎違禮下盟故貶稱人

秋大雨雹冬介葛

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

魯縣東南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

禮疏饋之芻米正義曰周禮掌客天子待諸侯

一牢十車則禾五十車車米視生牢十車則米四十車

似伯饗饋七牢禾四十車米三十車子男饗饋五牢禾三

一十車薪芻倍禾則此饋夏公會王子虎晉狐

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

懋盟于韋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經書

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

疏

且謀伐鄭正義

懋在蔡下者若宋向成之後會

曰晉侯受命鄭伯

傳王踐土與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文公昔嘗過鄭鄭不禮焉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以楚敗之後畏威來會晉侯以大義受之內實懷恨此會鄭人不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小次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裨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得叔詹將其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蓋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得曰且貳於楚也是鄭自知負晉故有貳心也

注經書云後會

正義

曰經若貶卿稱人傳則言其名氏若傳無名氏則本是微人此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此是實蔡之微者秦是大國小子懋名見於傳而在蔡微者之後若宋向成之後會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曾人于澠淵傳曰趙

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宋是大國常在鄭先向戌既以會公貶又以後至退其班使在鄭下此小子慙既以會公貶又退之在蔡下若彼宋向戌之後會也然向戌後會傳爲發之經書良霄以駁向戌之後今小子慙既是後會傳不爲發又不書蔡人之名以駁之者但秦辟陋西戎未同中國蔡人又蔡之微者之合書名故傳不發之經不貶責也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爲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猶文十七年陳公孫寧襄二十七年陳孔奐皆序在衛下杜去非上卿即此類也

卿不以首罪

之也

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天子虎下盟列國以濟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

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在禮卿不冒公侯會伯子田刀可

也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疏

注大國至必以之

正義曰昭二十三年傳叔孫婞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諸卿見貶兼有此闕者謂諸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云兼案杜上注經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注傳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則是惟責諸侯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兼有此闕者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悉故傳云卿不書罪之略言其事故杜經傳二注唯言敵公侯不云盟王使以其可知故也劉炫以為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必如劉義則是君盟王使乃為有罪臣盟王使縱無貶責便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

秋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

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燕燕禮也

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去問之而信

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疏

注傳言至之情 正義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

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

罪之也瑕立經年未

疏

注咺見至稱君 正義曰咺既稱名故知以訟君立瑕為咺之

會諸侯故不稱君 罪狀春秋之世諸侯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雖復見弑取成爲君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瑕立雖已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既不成君即與元咺同爲國討之辭元咺先死故稱及也瑕若成君當據周禮治塵爲文書曰衛弑其

君取衛侯鄭歸于衛

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

晉人

秦人圍鄭

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

介人侵蕭

無傳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齊晉與國

晉侯

使醫衍酖衛侯

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疏

注衍醫至酖毒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鄭玄去正之者執而治其

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如鄭彼言則衛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衛侯之心疑叔武耳前驅歎犬卜君意而殺之非衛侯命殺也公知其無罪執股而哭又命殺歎犬是則殺非公意也故不至死若然則是衛侯無罪而往年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榮刑鉞莊子者用護疑賢弟有盟先期入是衛侯之罪也罪不合死而晉侯心怨欲得殺之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若不治疾不得使醫故知因治疾也魯語士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酖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今晉侯酖衛侯而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是罪不合死之事也

甯俞化其醫使薄

其酖不死

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

公爲之請納玉於王

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

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爲之請

秋乃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款治塵曰苟能納我

吾使爾爲卿恐元咺距已故賂周治周治殺元咺及子

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公入祀先君周治旣服

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款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

塵辭卿見周款死而懼**疏**注服卿至受命正義曰言祀先君而服將命知其將入廟也

必入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命臣必在廟而王制云爵人於朝者

朝上詢於衆人位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受官猶然九月甲午丑日侯秦伯圍

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寡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

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此東汜也在榮陽中牟縣南

疏

注此東汜正

義曰劉炫云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汜注云鄭南汜也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汜下云此南汜也周王出居于汜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此年汜下云此東汜也秦軍汜南晉伐鄭師于汜榮陽中牟縣南汜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

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佚之狐燭之武皆鄭

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

矣無能爲也巴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

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縋縣城而下

見秦伯曰秦晉

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

以煩執事

執事亦謂秦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

也

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

焉用亡鄭以陪鄰

陪益也

鄰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

之往來共其乏困

行李使人

君亦無所害

疏

行李

李使人

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

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為注

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

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

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
訓之為吏故為行人使人也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夫晉何厭

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肆封疆也
肆由此

不

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

說與鄭人盟

疏

不闕秦焉取之

正義曰沈云不
闕秦家更何處取之言有心取秦

先謀取鄭言滅秦以
將利晉益大疆土

使杞子逢孫揚孫成之乃

還

三子秦大夫
反為鄭守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

人之力不及此

請擊秦也夫
人謂秦穆公

因人之力而敝之

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秦晉和
整而還

相攻更
為亂也

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

晉

蘭鄭
穆公

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

使待命于東

晉東
界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二子鄭大夫
言穆公所以

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

鹽

昌歆昌苾菹菹白熬稻黑
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䟽

注昌歆至象虎
正義曰昌歆饗之所設必是

籩豆之實周禮臨人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本麋鷓與玄云
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彼昌本可以為菹知此昌歆
即是昌蒲菹也齊有那歆魯有公甫歆其音為觸說文云
歆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歆之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
其字與彼為同為異編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列名未知
其所由也此云白黑下云嘉穀穀之白黑唯稻黍為然下
云鹽虎形知其形象虎也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

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着嘉穀

鹽虎形

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

以獻其功吾何以

堪之

疏

辭曰至堪之

正義曰周禮掌客王巡守百官從者所過之國共其積膳三公賦上公之

禮卿賦侯伯之禮大夫賦子男之禮宰周公是天子三公其主國待之當算於國君但周公自謙不敢當比國君耳

既云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及說備物之下即云以獻其功
功德互見之耳獻其功者獻謂呈見桂表之也備設以象

德薦獻以見功故

象獻分配爲文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

于晉

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
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疏

注

既至曰初 正義曰經書實行之事傳說將命之初故云
命之將聘于周未行又命之遂聘于晉令其從周即去更

不廻也賈服不曉傳意解爲

先聘晉後聘周故杜詳說之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晉分曹田以賜魯
故不繫曹不用師

徒故

疏

注晉分至曰取

正義曰濟西之田實是曹地
晉文分以賜晉故不繫於曹不繫晉者晉本意

賜諸侯不爲己有故亦不繫晉也昭四年傳例
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取邑義亦同也

公子遂

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

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疏

注龜曰至縱也禮文也洪範稽疑云龜從筮從謂從

正義曰龜曰卜曲

人之心也人心欲吉不從是不吉也卜郊不吉不復為郊牲無所用故免牲免猶縱放不殺之也穀梁傳曰免牲者

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存傳無說其事或然也桓五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周之三月也

今於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為郊故四月得卜郊也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

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為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不必得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

以傳舉天宿氣節為文而不以月為正倍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

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得過春分耳是言四月得郊也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

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
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
爲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襄七年三卜郊不從公羊傳
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
何以禮求吉之道三本左傳以爲禮不卜常祀
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

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
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疏

注三望至之辭

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
海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
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
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
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
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
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禴祀羣神品物諸
侯二玉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

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衛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衛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此三望者因郊祀天而望祭之於法不獨祭也魯既廢郊天而獨脩小祀故曰猶公羊穀梁皆云猶秋七月冬祀伯姬來求婦無傳者可止之辭

其子成昏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

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疏注辟狄至帝丘 正義曰傳

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稱狄圍衛遷于帝丘蓋有

阻險可以辟狄難也釋例曰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

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縣是也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

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高平

方與縣西北有重鄆城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

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

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

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疏

重館至曹地

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獲地於諸侯爲多臧文仲反

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今一言而辟竟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

之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非禮也

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

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

必其時

而卜

其牲日

卜牲與日知言凶

牛卜日曰牲

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

牲

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怠於古典慢瀆龜策

望郊之細也

不郊亦無望可也

疏

注諸侯至常祀明堂位稱成王初弱周公

正義曰

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天子命之則爲常祀故郊爲魯之常祀也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與傳啓蟄而郊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注既得至曰牲正義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

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不可改名爲牲更卜吉凶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旣成矣

秋晉蒐于

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

北有清原

趙衰爲卿

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諱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

疏

趙衰爲卿

正義曰晉語云文公命趙衰爲卿諱於欒枝

先軫後又使爲卿諱於狐偃狐毛卒又使爲卿諱於先且

居公曰趙衰三諱其所諱皆社稷之衛也廢諱是廢德也

以趙衰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

胥嬰將下軍先都佐之如彼文止謂趙衰作五軍故特言

趙衰爲卿以見之於時舊三軍之將佐先軫將中軍卻縠

佐之先且居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

冬狄圍衛衛遷

將下軍胥臣佐之國語有其文也

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

奪子享

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

疏

卜曰三百年正義曰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

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元君卒子角代立秦滅衛廢角爲庶人注相夏至祭也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大康及仲康仲康生相是爲啓之孫也周禮祭人鬼曰享公命祀

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

祀

歆猶饗也

祀郛何事

言祀郛夏後自當祀相

相之不享於

此父矣非衛之罪也

言帝丘父不祀相非衛所絕

不可以間

成王周公之命祀

諸侯受命各有祀

請改祀命

改祀相之

命

疏

注改祀相之命 正義曰昭七年傳稱晉居夏虛祀蘇而晉侯疾瘳此衛居帝丘而不合祀相者祭

法士蘇障洪水而殛死載在祀典傳稱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周室旣衰晉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絕祀之神故祭蘇爲得禮相無功德於民惟當子孫自祭故稱祀節何事非衛之罪與蘇異也 鄭洩駕惡公子

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取文公子傳爲納瑕

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

伯捷卒

無傳文公也三同盟

疏

注文公也三同盟 正義曰經無其葬故言其諡也捷以

莊二十二年即位至此與魯十餘同盟言三同盟者但杜數同盟不例若同盟少者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

欽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若同盟多者唯數今君或就今君之中數其大會盟之顯著者此言三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洸九年于葵丘二十八年于踐土是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繆非也

衛人侵狄

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

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疏

注不地至帳盟正義曰

會狄于攢函言地今不言地故去就廬帳盟廬帳即是狄人所居之處上云衛人侵狄及狄盟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指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也劉炫去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去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以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去就廬帳盟

冬十有一月己卯晉侯重

耳卒

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

父報之晉楚始通

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令滿和同

夏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

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殯空棺也曲沃有舊

官焉

疏

注殯空至官焉

正義曰周禮鄉師職云大喪及葬與匠師御柩及窆執斧以泄匠師昭十二年傳

曰日中而壙禮記皆作封封壙空聲相近而字改易耳皆謂葬時下棺之名也殯則攢置於西序亦是下棺於地故殯為空棺也晉武公自曲沃而兼晉國曲沃有舊時官廟故公卒而往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案經文以己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將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下云柩有聲明是斂於棺而後行也

出

絳柩有聲如牛

如牛响聲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

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聲自樞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樞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

于秦

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

管

管籥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蹇叔秦大夫

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

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將害良言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辭不受其言

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孟明百里
孟明視西

乞西乞術白

乙白乙丙

疏

注孟明至乙丙 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

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併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去或以為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為將帥不得去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

拱矣

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

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殽在弘農
澠池縣西

殽有二陵

焉

大阜曰陵

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

臯夏桀之祖父

其

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此道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

相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

必死是間

以其

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為明年晉敗秦于穀傳

疏

中壽

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注大

阜曰陵

正義曰釋地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李廵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

阜阜最高大為陵

注阜夏桀之祖父

正義曰夏本紀

文桀父名發桀名履癸

注此道至高道

正義曰此道

見在穀是山名俗呼為土穀石穀其阨道在兩穀之間山

高而曲兩山參差相映其下雨所不及故可以辟風雨也

公羊傳曰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嶽巖

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故此注言兩出相嶽故可以辟風
雨者杜氏此言或取公羊之意嶽字蓋從山但嶽巖是山
之貌而云相嶽文亦不順未能審杜意也何休云其處
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滅而書入不能

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

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

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倚之不同陳故言及

疏

注晉侯至言及正

義曰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知諱在喪用兵以賤者告也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自陳此事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角之倚之皆彼傳文耳彼云晉禦其上戎亢其下是不同陳故言

及也諸戰之陳共用師
不言及者皆同陳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

敗狄于箕

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卻缺稱人者未為卿

疏

注大原至為
卿正義曰

劉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卻缺也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令知不然者以戰于穀文公未葬故諱其背殞用兵此則文公既葬之後於禮得從戎事又敗狄有功又何恥諱而以微者告故杜云卻缺稱人未為卿劉以昔侯稱人同於穀諱而規杜氏非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

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
乙巳十一月

十二月經書
十二月誤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無傳書時失
也周十一月

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

疏

注書時至爲災 正義曰此在十二月下杜以長歷校之

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爲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災也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殺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菽重草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

而下

王城之北門胄免盞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

疏

注王城至不下 正義曰

成二年傳稱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綏爲右張侯曰矢貫于手及肘左輪朱殷傷手而血滌左輪是御者在左大將居中也宣十二年傳稱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云左射以菽是射在左而御在中也鄭玄詩箋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

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謂過天子門不卷

疏

注謂過至示勇

正義曰服虔云

甲束兵超乘示勇

疏

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而

但免胄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褰甲束兵左右皆下然則過天子門當卷甲束兵

必古有此禮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未見其本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脫

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

二犒師

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

疏

注商行至先之正

義曰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玄
去行曰商處曰賈易去商旅不行是商行賈坐而言行賈
者相形以曉人也乘車必駕四馬因以乘爲四名禮言乘
矢謂四矢此言乘韋謂四韋也遺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
故先韋乃入牛也老子去雖有拱壁以先四馬
不如坐進此道是古者將獻饋必有以先之

曰寡君

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

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腆厚也淹久也

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遽傳

車

疏

注腆厚至菜薪正義曰腆厚淹久經傳常訓也周禮大行人去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

積子男三積積皆謂米禾芻薪知此亦然案掌客上公五積皆視飡牽鄭注去飡牽謂牽牲以往不殺也亦有米禾芻薪

鄭又注去上公殮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

積既視殮則米禾芻薪與殮同

注遠傳車

正義曰釋言云駟遠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鄭穆公使

視客館

視秦三大夫之舍

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兵

待秦師

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父於敝邑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

為吾子之

將行也

示知其情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

也

原圃具圃皆圃名

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

何

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間暇若何猶如何榮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

杞子奔

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
莫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

而還

疏

注資糧至羊豕 正義曰聘禮歸殯饗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以飪是熟肉腥是

生肉知餼是未殺故去生曰餼牛羊豕可牽行故去牽謂牛羊豕也 注原圃具圃皆圃名 正義曰下注去中半

孫西有圃田澤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圃知與具圃皆圃名也圃者所以養禽獸故令自取其麋鹿焉天子曰苑諸

侯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成而加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

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

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為公如齊傳

疏

注

來至於事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

勞及聘事皆畢乃去賓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覲幣是

來有郊勞去

有贈賄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

民天奉我也

奉與也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

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

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

言以君死故忘秦施

先軫

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

施之為

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言不可謂背君

遂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

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

墨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

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

變文嬴請三帥

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

曰

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

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

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

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

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

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

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

累臣累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累鼓使歸就戮于秦

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

之三年將拜君賜

意欲報

秦伯素服郊次

持之於郊

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青過也

狄侵齊因晉

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在二十二年

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秋

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

獲白狄子

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先軫曰匹夫逞

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曰季習臣也冀晉邑

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

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

也敬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欲殺文公

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

子管敬仲相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

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

周書祗敬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

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

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

以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奠還其父故

邑

亦未有軍行

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疏

郤缺獲白狄子正義曰宣十五年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彼書於經而此不書者蓋略賤之不以告也 注曰季至曰饋 正義曰世本云

垂作釋釋器云斨斨謂之定李巡曰鋤也廣雅云定謂之

釋呂氏春秋云釋柄尺此其度也其釋六寸所以間稼也

高誘注云釋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釋名云釋鋤也

婦禾也釋詁云饋饋也孫炎曰饋野之饋也 康誥至及

也 正義曰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誥之

全文也彼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

勸子哀大不友于弟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其

意言不慈不祗不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

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其不相及也 注詩國至善節

正義曰彼毛傳曰葑蒨也葑蒨也釋草云蒨葑蒨曰蒨

一名葑鄭玄坊記注云葑蒨菁也釋草又云葑蒨也孫炎

曰菑類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也非似菑莖蘆蘆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菑爲茹滑美又可

以爲羹是也此二菜其根有惡時故云上善下惡食之者

取善節也

注且居至進之

正義曰且居父在之時已

將上軍以父

死敵故進之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

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晉陳鄭

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

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

三十一年瑕奔楚

門于

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注

車傾覆池水中

外僕髡

屯禽之以獻

殺瑕以獻鄭伯

文夫人歛而葬之鄆城

之下

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

晉陽處父

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

泚水出魯陽縣

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

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

濟而陳

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

遲速唯命不然紆我

紆

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

師父為老

乃駕以待子上

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

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

楚退欲使晉渡

陽

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

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

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葬僖公緩

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

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

通譏之疏注文公至倒錯正義曰經書十二月下云乙巳公薨杜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十二日有乙巳

乙巳非十二月文元年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故至四月并閏為七月禮當五月而葬今乃七月始葬故傳曰緩

也左氏為傳凡有譏者皆先言所譏乃復述其事自此以下不論葬緩既言葬之緩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皆事與

葬連故文相次耳僖公葬在明年而此年有傳知其當在明年經葬僖公下今在此者簡編倒錯故爾杜以此年空說葬事而其上無經文元年空舉經而其下無傳故謂此年之傳當在彼經之下於理誠爲順序於文失於重疊此云葬僖公彼又云葬僖公重生文者亦既錯謬必乖其本或由編絕之處三字分簡彼有葬無公此有公無葬後人並添足之致使彼此共乘一文耳若其不然不知所以謬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

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

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

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疏

凡君至於廟正義曰釋例云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既葬反

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
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恩彌篤彷徨
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凡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
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
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
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
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少詳耳劉炫云既言作主非禮因言
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
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
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
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祔祠
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
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
爲非禮也 注既葬至大夫 正義曰檀弓曰既封有司
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難也
雜記曰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

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七虞其六
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剛日開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
日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然始免喪與葬不得相
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是其不甚
相遠然喪事先遠日則葬在月半之後葬後行虞虞後卒
哭所以得同月者但卜葬雖先遠日但葬是喪之大事又
有虞祔之祭當應及早爲之使得容其虞祔禮云喪事先
遠日謂練祥禫除之屬晉平公之喪大夫欲見新君王與
文伯宴搏以魯壺皆是既葬之後未卒哭之前雜記曰天
子七日而葬九人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釋
例口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七虞九虞杜所不用
或云杜亦同之解云此注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
免喪免喪後日爲卒哭也理亦通耳檀弓曰葬日虞是日
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葬前
奠而不祭至虞乃爲喪祭卒哭乃爲吉祭也自初死至於
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以後

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喪全不復哭也檀弓於
卒哭之下云明日祔於祖父士虞記亦云卒哭明日以其
班祔是以新死之神祔之於祖也於此之時葬已多日尸
柩既已遠矣孝子思慕彌篤彷徨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
几筵以依神也作主致之於寢特用喪祭之禮祭之於寢
不同祭之於宗廟也大夫以下不得稱君此言凡君者謂
諸侯以上耳不得通於卿大夫也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
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為虞
已有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
公羊而疑左氏也 注冬祭至於吉 正義曰周禮禮記
諸文皆有之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其餘宗廟四時常祀
自如舊不廢也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桃
乃為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為禘於是新死者乃得
同於吉也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烝案
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
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浹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

晉人荅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欲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洩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膳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釋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為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議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為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為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為禘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子之非常也如杜此言

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玄解禮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禘者以左傳無禘語則禘
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禘也
古禮多亡未知孰是且使禮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耳劉
炫云以正經無禘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禘字耳釋天云禘
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禘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正義卷第十三